

港
台
历
史
小
说

武则天

南宮搏 著





武

则

天

南宮搏
著

岳麓
书社

责任编辑 吴泽顺
封面设计 胡 颖
封面画 黄少林

武则天

南宫搏 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岳阳印刷厂印刷

1994年12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2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13.125

字数:300,000 印数:8,001—23,000

ISBN7-80520-543-4

1·318 定价:14.5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
社址:长沙市河西新民路10号 邮编:410006

出版说明

古语云：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台湾著名历史小说作家南宫搏先生的历史小说，就正是这么一面明镜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有多少刘邦、项羽、荆轲、武松一类可歌可泣的英雄豪杰，又有多少西施、赵飞燕、武则天、杨贵妃一类美后艳妃。南宫搏先生的历史小说，就是以这类人物为经，以相关的史实为纬，交织成一个个荡气回肠、动人心扉的故事。让读者在历史的长河边徜徉，不时拾得几颗五彩斑斓的贝壳；又让读者在血与火的历史洗礼和人物性格冲突中浩然长叹，获得悲剧的美感享受，同时让俗世尘封的人格、情操得到升华。

南宫搏，一个响亮的名字，在海外享誉甚高，深得胡适先生赞赏。其历史小说畅销东南亚。《西施》、《赵飞燕》、《月婵娟》、《洛神》、《后羿与嫦娥》、《韩信》、《武则天》、《杨贵妃》、《李后主》、《朱门》、《紫凤楼》、《太平天国》等作品，几乎囊括了历史和传说中所有的著名人物，一部部写得缠绵悱恻，高潮迭起，令人不忍释卷。

为了满足大陆读者的需要，我社独家购买南宫搏先生作品的版权，首次推出《西施》、《赵飞燕》、《武则天》、《杨贵妃》、《潘金莲》五种。此次出版，改繁体直排为简体横排，原稿中明显的错讹之处，径行改正，不出校记。因语言习惯

不同所形成的文字、标点差异，一仍其旧，以保持整体风格。

编者识

一九九四年八月

白雪覆盖着大唐的京都。

宁静的除夕在雪地上徐徐退去，黎明来了。紫宸殿沉洪的钟声报导这个大唐历史上不平凡的黎明。

守岁的人长长地透了一口气，推开窗子，让朔风吹散屋子里的炭气；随后，人们燃点了红色的蜡烛，以庆祝新皇帝登位的第一个元旦——但是，大唐的臣民是不会忘记前皇的。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五年，由混乱走向太平，人们由流离而安居，自从秦汉以来，三國六朝，战乱相继，没有真正的军事与统一。然而，李世民却创造了一个宏大的统一局面，二十三年以来，欣欣向荣，人们以为他会活得像他父亲一样地长久；谁知太宗皇帝在贞观二十年征高丽回来之后，就被风湿病缠绕很迅速趋向衰弱。到贞观廿三年的夏天，竟一病不起了。这位英武的皇帝仅仅活到五十三岁，这是使每一个人都哀悼与惋惜的。

然而，人们还是以含泪的微笑来迎接新皇的第一个元旦，因为新皇李治，是太宗皇帝钟爱的儿子，由于对前皇的感情，人们寄希望于新皇。

紫宸殿的晨钟响了三遍，接着，洛阳各处宫阙和寺庙的钟全部都响了，宏大的声响撼动了白雪覆盖之下的城市。

在感业寺内，武媚娘独自站立在长廊上，凝望破晓的天空，以喟叹来迎接元旦。

她被宏大的钟声扰乱了，黎明使她惶惑，她的心闷郁，胸腹之间，似是被磐石压住了，朔风在吹，冷气自袖口和领口侵袭她的身体，她有点寒意。然而，凛冽的寒意并不能使她清醒。

半年了——自从前皇逝世之后，她在这所阴森的感业寺内做尼姑，凄清冷寂的独居岁月是难熬的，如果她不曾曾在繁华场中经历过，如果她不曾经历帝宫的豪欢与热闹，也许会死心地在感业寺内终老，但她是有一番经历的女人呀，她是贞观十一年进宫的，成为前皇的才人，前后十三年，她记得进宫那一年，自己只有十四岁，现在已廿六岁了，今天开始

是个女人辉煌的岁月是有限的啊，她叹了口气。十五年在宫中的往事，徐徐地回来。当前皇的文德皇后逝世之后，她被选进了大唐的宫廷，她侍奉中国历史上杰出的英王，在她幼小的心灵中，这是一种荣耀。虽然，这位英明的皇帝只关心政治和军事，不懂得温柔，也不懂得女人。但她还是敬仰前皇的——她从前皇这儿学到不少，政治上的种种学问，军事上的知识；有时还谈论文学。在宫内，她是骄傲的，因为前皇在世的日子，不止一次称许她的智慧与美丽。

她也记得：前皇远征高丽的前夕，在更衣的时候，把自己拉上龙床……

“就只有这样的一次啊，我的一生……”她冲着寒风吹出声音：“这是我在皇宫十三年中的全部啊！”

但是，在这样怨艾的时候，另外：一个人的影子

她的脑海之中，那是不只一次的；是的，她过去的二十六年的生命中，和男子接触，并非只有一次，那另外一个人，便是当今皇上李治。那时节，他是皇太子。

今天，是李治正式登上皇位和定立年号的第一天。然而，新皇登位却使她憎恨与失望——李治实际承继天下的统漚权已经有半年了。这半年中，她由深宫被驱逐出来，做了感业寺的尼姑。在宫廷常例上，这是对她的优遇。前皇妃嫔如果留在宫内，日子便更加苦恼的；不过，她的憎恨与失望也并非没有来由，这半年的时间，她连李治的面也没有见过。当年，前皇在世的时候，李治与她幽期密约，曾经有过盟誓……

她和李治第一次邂逅，是贞观二十一年春天，她立在翠微宫外，呆看几枝花的蓓蕾。忽然，被人从后面撞在惊惶中，她回过头来，看到是太子。

“武才人！”太子李治搂紧着她：“我看见了，你在父皇的身边，你最美丽。”

“太子放开手，皇上知道了会处罚的，太子，我是侍奉皇上……”她惶悚地求恳着。

“父皇病着，而且，父皇也不会关心这些事的。好人，我们进去吧，跟我进去。”太子把她牵进了翠微宫的更衣室。

这是第一次，她提心吊胆；然而，英明的皇帝全然没有发觉。于是，随之而来的是第二次，他们依旧在翠微宫的更衣室内——年青的太子说着温柔的情话，作种种誓言。

但当李治嗣位之后，她却似一只烂草鞋，被抛弃了。

她憎恨，忽然旋转身，急步走向禅房，把一对庆祝新皇登基的红烛吹熄了。

蜡烛熄了，晨光像潮水样涌入禅房，她的身体浸浴于雪天早晨的纯白的光华之中，生命在这种光华中显得异样地黯淡，似乎，连灵魂也变成苍白的了。

于是，她扑倒在禅床上，终于流出泪来。

在唐宫十多年，她从太宗皇帝那儿学到强毅坚韧，遭遇任何困难险阻，从不流泪。她记得前皇说过：眼泪不会赢到人们的同情，眼泪所换到的，是人们的轻蔑。

然而，此时的她实在无法自抑，在感业寺住一世，是她不甘心的，不论如何，她要跳出去，她没有丝毫宗教信仰，她也完全不能清静无为。

钟声响了几遍，停了，但当阳光普照在雪地上时，又有钟鸣了，感业寺外，马蹄声杂乱。

一个斋姑奔跳着走进来，媚娘回头望了她一眼，喝问什么事？

“皇上在紫宸殿赐宴群臣，皇后也立了，是王皇后——呵，皇后的赐斋到了，现在停在寺门前哩，真快！”

赐斋是要去迎接的，但她想到这是李治的皇后，心就冷了；一挥手，表示不愿去。

接着，又有两名斋姑进来请武媚娘去迎接圣赐。她厌恶地睨了一眼，终于忍抑了不平与怨嗟，从禅榻起来——十三年宫廷教育，使她明白一些浮表的礼节是不能疏忽的。虽然怨李治无情，而王皇后又是自己隐隐的情敌，但转念到小不忍必乱大谋时，就勉强接受了现实。她出去，在感业寺的大门之内跪下来。

一套公式的诏告宣读完了之后，她茫然站起来，但这时却有一只手握住她的臂膀，她讶然举眼看——

“独孤及？”她惊喜交集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她急问，自然地笑了——独孤及原是东宫的内侍，李治作太子的时候，与她有私物授受，便交由独孤及传递的。

“武才人好！”独孤及微笑着，就只这一句话，便轻轻地拉了她往内走，直到进了禅房，才从袖中取出一块白玉珮，双手捧着，交给这位女尼。

“谁？”她迟疑地接过玉珮。

“自然是太子，嗯，应该说当今皇上了。”独孤及低微地说：“皇上不忘当日之情，今天特别要我监送赐斋，带这块玉珮给你，你有什么话要转达？武才人——”

“我？”她望着玉珮：“这个，我有什么用呢？一个尼姑——”她说到这儿，转而微笑着：“皇上的礼物，会使我难过的，独孤及，回去告知他，我这一生青灯古佛，不再有希望了，我祝皇上一生幸福……”

“皇上时时想着你的；”独孤及悠悠地说：“这半年间，长孙太尉，褚辅政，把皇上看管得很严，他一些空闲都没有。今天正式登基了，以后，我看会好些。武才人，你等着吧，不会太久的了，皇上在今天也想到你，可证平常日子自然更在想你呀！”

“嗯，谢谢你，我——”她回转身，从禅榻旁边取出一尊小小的铜佛：“这是我每天捏着睡的，你替我呈献给皇上；独孤及，我没有那么好谢你的，将来，我如有一天……”

“武才人，我不算什么，你自己珍重吧，我也该走了。”

武媚娘捏紧玉珮——这是半年之间第一次消息啊！她死去了的希望又燃了起来，于是，她看到了被自己吹熄的红烛

“把烛点上啊！”她大声叫侍女：“今天是新皇登基万岁……”

烛影摇红，白雪之下的感业寺回春了。

她相信李治会把她找进宫去的，一个皇帝有权力这样做，如果皇帝真正地爱着一个女人，尼庵的门墙是无从局限皇帝的权力的。

于是，她笑了，一块白玉珮使她相信自己不会在感业寺内老死，她觉得生命在宫廷中是有意义的，而她的生命，未来将较现在辉煌。她等着……等着辉煌的一天到来。

雪融了，春来了，洛阳城中柳草青葱，然而，宫廷与感业寺又隔绝了，独孤及没有再来。

媚娘耐心地等待着，她留心一切属于宫廷的消息，利用这些消息来分析皇上不再遣使通问的原因，她相信皇上不再派独孤及来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

每一个春风绚烂的晚上，她在思虑之中虚度，她和洛阳一般女尼与女道士的生活是完全隔绝的，她知道许多出身贵胄的女尼与女道士，在春天尽情行乐；洛阳的王孙公子，时时出入尼庵道院；但是，她无心猎取这些洛阳城中的少年，她要猎取的是皇帝，只有皇帝的至高权力才满足她。感业寺内的那些青年的女侍，都以奇怪的目光看媚娘，她们怕惧媚娘的变幻莫测，以及秋霜似的严肃的面容。她们竭力隐忍，和主人一样，不去招惹洛阳城中的轻薄子弟。

于是，感业寺逐渐地被人遗忘了。

永徽元年的四月底，春意阑珊了，媚娘的心意潦落不堪，感业寺前庭后院，飘满了落花，希望随着春花而绚烂，如今也随着春花而凋零了。

一个晴朗的下午，她独坐在蒲团上做着静心克欲的丁

夫；忽然间，一些奥妙的声响自外面传入她的耳中，使她不能自静，定了定神，走出禅房——

长廊静悄悄地，吃得很肥的两个斋姑在廊上打盹，她转入后院，踏着落花，去找寻那个使自己为之颤动的声响，于是，她看到后院墙外的树上有一人……

那攀在树上的人发出有节奏的口哨，对着媚娘作种种手势，这突然出现的景象使她惊悸；后院只有自己一个人，如果他跳进来……这一转念使她慌了——她并非不需要男人，然而，她明白只要自己走歪一步，便会自毁再度入宫的路；因此，她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关头，她想到逃避，但一回身，又立刻发觉这样逃避会遭遇袭击，于是，她站定了，镇静地瞧着树上的男子。

那男子向她扮鬼脸，并且作出几个手势，暗示她开门。她微微点头，用手势要他下来。但等那个男子沿树而下之时，她飞奔入内，叫粗做的斋姑拿棍子到后边去。

她的机智使她免于受袭。然而，那个陌生男子的奇异口哨声，却也扰乱了她，从这天起，一些飘忽的情意便在她的心中游移，春天虽然去了，但她却春心荡漾起来。

又是一个晴朗的下午，她在后院指挥工人锯去门墙之外的那一颗大树。忽然，前面出了事——媚娘听到喧哗的声音，匆匆带了四名粗婢赶去。

感业寺的侧门开着，看门的斋姑死命撑拒两个男子进来，媚娘远远地就看出被拒的男子之一是独孤及。

“让开，这是内廷来的公公啊！”媚娘连忙喝住斋姑。

这时，门外又转出一个男人来，他兜着披风，将脸遮了一些，但她却一眼就认了出来，他是当今皇上。

她迅速俯伏下去。独孤及也迅速地抢前一步，拦住她，低声说：

“千万别声张，皇上是私访……”

她稍稍一顿，终于又拜下去，皇上虽不愿意声张，但在她的环境，却也不愿接待一个隐晦身份的男子。她是身份未定的女人，她要声张，也只有声张，才可以确定自身与皇帝的关系，于是，她拜下去，而且清朗地叫了万岁。

皇帝轻轻除却了兜披，贪婪地看着她，这时，她已经站起来，含情而又带些幽怨地睨了昔日情人一眼，立刻低下头，幽微地说：

“我不知道，没有接驾，死罪——”

皇帝没有回答，示意随侍进门的两名内侍掩门，媚娘也就轻轻地移步，走向禅房。

纸窗掩上了，媚娘在炉内撒了一把香，然后旋转身，如狂风骤雨那样扑向大唐的皇帝，跪在他的脚前。

“媚娘，媚娘！”皇帝抚着她的背脊：“我终于来了！”

她整个上身揉在他膝上，以一种近似啜泣的呢语回答他。于是，私访尼庵的年青皇帝感到似火炙一样地难受，他粗野地把她抱起来，搂紧了她。于是，她以窒息的声调叫出：

“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陛下，你现在是皇帝，不能够……”她同时也挣扎，在挣扎中，她叫出：“阿治，不要……”

阿治这称呼是代表着昔日的一段情爱。现在，全国已没有人能这样叫他，武媚娘却脱口叫了出来，这是历史啊！这是历史的幽会时期留存下来的证据啊，往事回来了，他在回忆中飘然神往，他想到了第一次拥抱，想到第一次吻……

“媚娘，我不能自由来，我早想找你……”

“这样久，等得人老了。”她侧转头，把面颊偎依着他的下颌，突然，她把身子一扭，头贴在他的胸口：“阿治，你不该来这儿，万一让人知道了，不得了啊！”

“现在，不用怕了，我是皇帝——”李治用力扳起她的头来：“不再有人能干涉我们的行动！”

“我知道，不过，辅政大臣会找麻烦的，而且，这也不好，对于你，一个皇帝的德行——”她的声音是饱含痛苦的，而一些冠冕的词句配合着的却是饥渴的行动，潜伏在她心底是奔腾的野心，于是，她在野心的煎熬中终于又颤栗地叫了：“阿治，我见到你，就是死，也甘心了，我等了你一年，那样长的日子……”

女性的饥渴有似琵琶的急调，李治呼吸迫促，终于也像野兽那样，俯下去，俯下身，嗅她，吻她，拉扯她的衣衫——

“不，不！”她发出如郁雷那样沉重的声音，然而她的身子软了，一些反抗的力量都没有了。

就在这怒潮澎湃的一瞬间，她的帽子掉了，露出尼姑的光头，她一翻身，想掩饰，但是，迟了，这一意外使得她伤心地哭了——她恨自己的光头，那是最可耻的啊！一个女人，头发是美丽的主要衬托，没有头发的女人，无疑是丑的。

“媚娘，留起头发来，你是我的，你从今之后是我的！”

“阿治，阿治……”媚娘悠悠地叫着：“你还要我么？真的么？阿治，我这一年之中，做着许多恶梦，我梦见你不再理睬我，我梦见你把我赶走，阿治，我……”她又流泪了。

他紧紧地搂住她，奔腾的感情被她的眼泪冲洗，欲念转

化为绵绵的情意。他贴在她耳边说：

“媚娘，你放心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。当时，我使你出来作尼姑，就已安排好了，免得旁人多说闲话。现在，你再进宫，和前皇就不再有牵连了呀！”

“陛下；”她枕住他的臂膀：“我留起头发……嗯，我怕，阿治，我怕！”

“没有什么可怕的，我现在和故世的父亲一样，是最高权力者，没有可怕的事了，等你留长了头发，我们在宫内，就可以日夕在一起。”他平和地说，轻轻抚摸她的口与鼻，抚摸她被泪水沾湿了的面颊。

她合上眼睛，好象很疲乏，身子软绵绵地融和在皇帝的身上；这使得他一度低退了的欲焰又燃炽起来。

恰当此时，独孤及在禅房门外轻轻地咳嗽了一声，随后，用脚尖发出表示行礼的声响：

“皇上，时间到了——”

李治还不曾回答，媚娘却似梦中醒来，用全身的力气把他搂住！她的眼眸，散放出异样的光焰，似怨，似诉，似恋，又似饥渴，她不肯放手。

“媚娘，我会再来的。”

她在一种轻微颤抖的状态下站起来，替访问尼庵的皇帝整理衣冠；然后，旋转身，对着铜镜，揩拭自己颊上的泪痕，并且加披了一件法衣，低着头送皇帝出去。

李治缄默着，在内侍面前，他无法说体己话。她送到门口，依照常例跪伏着，一直到马蹄声去远，才站起来。

感业寺还是和平常一样，但在她的眼中，印象完全变了，她怔怔地望着大门，冥想自己回到金碧辉煌的宫殿中去。

——那儿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，有着一切的繁荣与辉煌。

回进禅房，她在镜中端详自己，虽然剃光了头，但她还是欣赏自己的美丽。她想：半年之后，我的头发会和从前一样了。

但是，等候头发生长的时间是悠长的，一个月之后，她的光头虽然长满了黑发，但那些短发，没有美感，她厌恶短发，长日用丝巾包好，连自己都不愿意见。

独孤及每隔七八天会来一次，多情的皇帝总要他带几件珍奇的小礼物来，媚娘暗暗苦恼着——她需要钱，自从蓄发以来，感业寺的经费已不够她花费了，宫内的内侍到来，她每次都得付出丰富的赏赐。她知道这些内侍没有成事的能力，但一言可以丧邦，她懂得这些，仅仅在三个月的短时间，她付出的赏赐已经有十几万钱，再者，她自己因蓄发也增多了开支——

她注意美容，每天早晚服珍珠粉，据古老相传的方法，服食珍珠粉是可以防止皮肤衰老的，长久服食珍珠粉，皮肤就会永保少女的滋润与光滑。

她购置了小巧的白玉磨，监视着斋姑把浑圆的珍珠磨成粉末；洛阳市上，虽然也有珍珠粉出售，但那不是上品珍珠制成的，功能不大，她相信自己，把从前在宫内获得的几枝珠花，全都拆了。

此外，她用一种岭南出产的植物油，涂在身体上，那是会增加皮肤的细腻的。为了未来，她竭尽所能地使自己美丽——李治的年纪比她小，而女人通常是比男人容易衰老的。她明白，如果她不能保持年青，前途会是黯淡的，色衰爱弛的理论她无时或忘。

秋天，李治又秘密来了一次。但时间很短，当他们倾诉了一些离情别绪，独孤及又来催促了。

不过，这二次短促会面之后的一天，她却有了意外的喜悦——皇帝与她的距离，逐渐地接近了。

她正静静地卧在禅榻上涂油，她用手掌轻轻地按摩大腿，防止肌肉松弛。突然，她听到感业寺的大门开了，一个斋姑匆匆地进来报告：“皇上又来了——”

“今天又来！”她拉过一幅纱巾，擦去腿上的香油，正要穿衣，李治已经含笑进来，她一惊，匆匆把手中的外衣掩盖住只穿亵衣的身体。

“我又来了。”李治爽朗地笑着，但他的笑声立刻掩抑，他看到了露出在掩盖的长衣之外的，她的双足，他忽然似一匹饿狼发现了一头兔子，蹑着脚，倏地走到榻前，双手捏住了她的双足。

她发出一声锐叫，继之是不住地笑，嚷着痒；他不肯放手，她的脚顿踢着，终于挣脱了他的手。

“你一来就惹我——”她睨着他，把双足盘缩到衣内。

他得意地笑着，凑近她的耳边：

“我第一次看到你赤足，呵，你的脚样长得真好，让我再看看——”

“不！”她娇羞地低下头，红晕满面：“皇帝看女人的脚……”

“为什么皇帝不能看脚，我的祖父和父亲并未定下这样一条规例呀！”

“我不——”她弯下身，双手紧紧地揪住小腿：“我不呀！”

“我要！”他捏住她的手，用力把她的手提起来，终于又把她赤着的脚捉到了。他鉴赏她浑圆的足踝，鉴赏组织细密